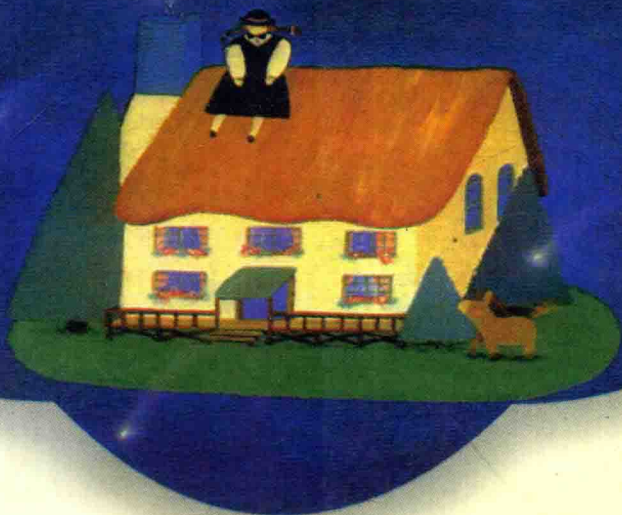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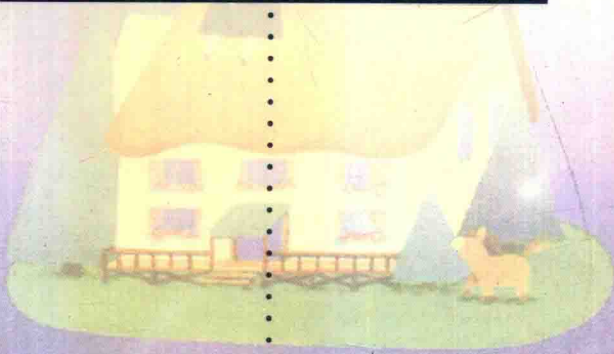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选粹丛书

不是悲秋

黄世衡作品自选集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不是悲秋

——黄世衡作品自选集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是悲秋:黄世衡作品自选集/黄世衡著. - 北京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1997.3

(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选粹丛书)

ISBN 7-5007-3478-6

I. 不… II. 黄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童话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 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7842 号

不是悲秋

黄世衡 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发行

河北景县航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1/32 10 印张 印数, 10,000 册

1997 年 8 月河北第 1 版 1997 年 8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ISBN7-5007-3478-6 /G·2270 定价: 11 元

凡有印装问题, 可向承印厂调换

回报你的父母

——致少年朋友

在我编定这本集子，提笔给少年读者写几句话的时候，我又一次记起：12年前的今天，当人们正准备欢度建国35周年庆典之时，我的母亲却躺在北大医院危重病人的病床上。

我出生在川南一个偏僻的乡村。上初小时，父亲就病逝了。母亲抚养我和妹妹弟弟已经很不容易，再要供我上学就更艰难了。但无论多难，无论亲朋怎样劝说母亲“应该把老大留在家挑起家庭重担”，她都力排众议，历尽艰辛，供我到镇上、县城、北京，完成小、中、大学学业。没有我的母亲艰巨沉重的付出，我就不能读书，更不能写书。

我工作以后，把母亲接到北京来。这时母亲已经年老，我们家住在四楼，后来又搬到五楼，她上下楼相当吃力，常常只能闷在家里。我上班了，孩子上学了，她闷在家里；我们回来了，各自忙各自的事情，她仍是在家里。这本集子里的中篇小说《别辜负这片春光》有8万字左右，我写得又慢，断断续续写了几个月。每次我坐在案前写作，母亲便独自在门厅里枯坐，写几小时她便这样枯坐几小时。我写作时，精神有所寄托，感情得以投入；而我的母亲，则只有孤独、寂寞和憋闷。

母亲就这样无数次地默默地忍受着，从无怨言地忍受着。她知道，她的忍受，会换来儿子的事业与前程。她的这种忍受，也是一种艰巨沉重的付出，和以前为了供儿子上学而勤耕苦做、省吃俭用的艰巨沉重付出，是一样的，一以贯之的。

母爱的伟大、崇高、无私，我是丰厚地得到了，深切地体验到了。但我对我母亲的回报呢？我很痛苦。如果说少小时我无力回报，那么长大成人后，我应该让我母亲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过得安适，我却未能做到。她的患病，就是因为长期郁闷造成。她病后，又因未能及时送医而加重，终致不治。唉！我都做了些什么呢！

亲爱的少年读者，你读到我这些文字时，自然不会如我一样，脑际会浮现我的母亲那慈爱、善良、坚韧的形象，但你肯定会联想到你的母亲，想到你的母亲为你的学习、生活，为你的成长而付出的种种。对于你的父母为你付出的心血和汗水，对于你的父母给予你的关心和爱护，对于你的父母寄予的期待和希望，你应该时时记得，你应该想到回报。你努力品学兼优，你奋发成才，是一种回报；你孝敬体贴父母，是另一种回报。两种回报你都应该做到做好，不能少了一种。无论少了哪一种，你父母从你那里得到的宽慰都是残缺的，而你的痛悔都是永远无尽期的。

1996年9月30日

目 录

回报你的父母	
——致少年朋友.....	(1)
不许超越.....	(1)
别了，薪桥	(10)
二十号钟坚	(25)
风乍起	(40)
哀思	(54)
不是悲秋	(64)
别辜负这片春光.....	(104)
受歧视的孩子.....	(232)
让孩子广读博览	
——致成人读者.....	(305)

不 许 超 越

文家镇赫赫有名的长跑健将舒九成，这会儿站在三千公尺起跑线上，心灰意懒。

他抬眼望望跑道，又望望整个运动场，这运动场是令人艳羡的：宽阔平坦的足球场，标准的链环式跑道，水泥地面的篮球场，镶板的长方形沙坑……至于运动器械——足球门框，篮球架，单杠双杠，跳箱垫子……一色儿都是新的。

可这是人家文家镇中学的运动场。

自己学校——隔河相望的河西中学，那运动场可就惨了。场地虽然宽大，却只有一个篮球场，篮球架是几根方形大柱，托起铺板似的篮板，篮框出自一位铁匠之手，不但粗笨，而且失了规矩。同学们说那是照着阿 Q 临刑前画的圆圈打制的。运动场常有猪狗光临，于是一脚踩在猪屎狗屎的事情也就时有发生，那也好办，可以到场边的草地上蹭鞋底；场边杂草萋萋，绵延四周，包围一方球场的黄土地，远远看去，活像一个四周尚有毛发、中间秃顶的老人头。

这样的运动场，却运动出了名闻全县的长跑名将舒九成。去年，在全县中学生秋季运动会上，舒九成荣获三千公尺赛跑第二名。文家镇中学的长跑尖子文开，也参加了比赛，名列第九，比舒九成慢了二十多秒。

今天，他俩又在这“文家镇中学河西中学联合春季运动会”上相遇。虽说三千公尺起跑线上有十几个运动员在跃跃欲试，但所有的观众都明白，争夺冠军的，其实只有舒九成和文开二人。

文开今天能夺得第一吗？这也难说。县运动会回来这半年，他天天在这扩建的令人羡慕的运动场上苦练，常常练到汗流浹背、气喘如牛还不肯停止，心里说：我要对得起我爹！——他爹叫文修恩，包了一座茶山，存款有十几万，去年资助文家镇中学三万元。学校用这笔钱修了阅览室，扩建了运动场。文开课余时间，不是进阅览室习文，就是奔运动场练武，文的武的他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，三千公尺长跑，已经与去年县运动会上舒九成的成绩不相上下了。现在他伸胳膊踢腿，做着准备活动，不时拿眼睛瞟一下舒九成，眼神儿火辣辣的，挑战的味儿浓浓的。

舒九成被文开这种眼神儿刺激得难受。这何必呢文开！你苦练，我舒九成也没有睡大觉不是么！我们河西中学没有你们这样的运动场，但是校门外面有公路，公路下面有河滩，那上头不光能跑汽车，玩沙土，这你明白吧？告诉你，我舒九成还想在全县拿第一，还想在省运动会上夺标呢！你文开要跟我争头名，现在怕还不够资格，好好儿练个三年五载再说吧！

运动会组织得够乱的，全场注目的三千公尺长跑就要开始，可主席台两侧，那通知检录、报告成绩的高音喇叭还在哇啦哇啦叫个不停。舒九成不满地朝主席台上瞥了一眼，只

见上面坐着镇领导、两校领导，还有文开的父亲文修恩——他捐资办学的行动在省报上登了一段，从此在文家镇成了名人。现在他坐在主席台上抽着烟，跟领导们说笑着。他那兴奋的神态，和起跑线上他儿子不可一世的神态呼应着。舒九成看见，心里憋气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舒九成今天是怎么的哪？

是这样的——

昨天下午放学后，班主任卫老师留下了他。

卫老师：“明天跑三千，能胜过文家镇中学的文开吗？”

舒九成：“绝对没问题！老师您放心吧！”

卫老师：“但是——但是明天，明天需要你输给他！”

舒九成：“输给他？这，为什么？”

卫老师：“据说文开的父亲也有意资助我们三万元，可至今没有兑现。明天他儿子如果得了三千公尺冠军，一来他脸上光彩，二来出资扩建运动场出了成果，他心里一高兴，就可能立刻慷慨解囊。”

舒九成：“这是您的安排，还是学校的……”

卫老师：“学校也是出于不得已。教学设备这么差，教育经费这么少，所以，所以只好……”

舒九成：“明白了！”

卫老师：“你不要输他很多。归老师让我务必告诉你：只输他一步半步。当然……不过……就一步半步。”

卫老师口齿伶俐，同学们都说她像电视播音员，可今天说话老打磕巴。舒九成明白这是为什么。他向老师行个礼便

走出了办公室。透过玻璃窗，他看见卫老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皱着细长的眉，眼睛半天也不眨一下。

但是归老师没有皱眉头，他是副裁判员，站在主席台一角。运动会开始前，舒九成碰见他，他重重地叹口气，说：“为了咱河西的运动场，要委屈你一回了！——执行吧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！”又对身旁一位老师说，“这叫他妈什么事儿！”

舒九成只好认了，忍了。他又抬眼望望跑道。他不知道今天这三千公尺，会跑成什么样子。

随着发令枪“啪”的一声响，十几个运动员一齐跑了出去，纷纷向左，冲向内跑道。

11号文开跑在最前面。

82号舒九成跑在最后。

一路领先的文开，样子是十分得意的。迎着文家镇中学师生的喝采和鼓掌，他频频点着头，甚至不时抬手挥一挥，向他的老师同学致意。

南面河西中学的师生们，则似乎已经泄了气，舒九成经过时，喝采的固然没有，喊加油的也逐渐稀少了。

舒九成心里憋气，脸上发烧。他痛苦地感到对不起老师同学，也对不起他倾心热爱的长跑。他羞惭，丧气，却时不时高昂起头，雄视前方，似乎若无其事，满不在乎。

经过主席台，他瞄了一眼归老师和樊校长。归老师在大口大口地抽着烟。樊校长也似乎如坐针毡，老是动来动去变换姿势。

经过本班座位，他瞄一眼卫老师。卫老师皱着眉，低着头，并不看他。他明白，卫老师心里一定十分痛苦，她不愿看见自己的学生受委屈，她不忍心看见十几岁的学生付出代价为穷学校分忧，就像一个母亲不忍心将家庭重担过早地压在孩子嫩弱的肩头。

看见老师这样，舒九成更加难受。一望前面，文开已经超过自己大半圈；而全程也只剩下五圈了。于是，他开始加速。

他开始加速。他心里快乐地喊道：“来了！我来了！”

他觉得全身的筋肉骨骼都舒展开了，像蛰伏了一冬的虫豸迎来了暖春，他要突进，他要奔跃。

他觉得满身舒畅，满心舒畅，像洄辙之鱼投入江流，像囚笼之鸟忽然翔空。

一路欢呼，一路鼓掌，一路风光。舒九成双臂如捣，步步生风。他感到他全身的血液在汹涌奔腾，他感到他体内生命的活力在激动勃发。

他想到了火车的飞奔。

他想到了飞机的穿云破雾。

河西中学群情大为振奋，鼓掌变成了整齐而有节奏的，喝采助威也变成了整齐而有节奏的。排山倒海的声音，响彻云霄：

“舒九成！超过去！”

“舒九成！超过去！”

但是舒九成并没有超过去，他在文开身后三五步远的地

方跑着，不紧不慢的，似乎不思进取了。

人们看见，他的摆臂不如刚才那样有劲，步子不似刚才那样阔大而富有弹性，眼睛里的神采也黯淡了。

前面的文开，也似乎松了一口气。

台上归老师又在大口大口地抽烟了。刚才那担心的眼神自然没有了，但兴奋的眼神也没有了，代之而起的是沮丧和痛苦。作为体育教师，他当然做梦都希望学校有像样的运动场和运动器械，但他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学生，自己培养的体育人才，能够在赛场上显示不凡的身手，而且他也深知，一个运动员在火热的竞技之中，要收束，要忍缩，会是多么困难，多么痛苦！

一旁的樊校长看见舒九成就范，却满意地笑了。一边高兴地给文修恩点上一支烟，一边抬起胳膊轻轻挥动，同时微微颌首。

舒九成却直想哭，刚才跑在最后，学校给他身上拴的那无形的绳子松弛着，没感到有什么牵扯；现在跑到这里，那绳子就拉紧了，校长那胳膊一挥一挥，那头一点一点，都是在拽绳子呢！

能超越，不让超越；能飞奔，不让飞奔。舒九成不仅感到他的双腿被牵扯着，而且感到整个儿身心都被抑制着，他难受极了！

他觉得他身上的活力，在体内各处东冲西撞，左奔右突，像洪流在堤闸内猛冲，像熔岩在地壳里乱涌。他感到他的身体里挤得难受，胀得难受。这使他觉得自己又亢奋，又

疲软，似乎可以搬山填海，又似乎手无缚鸡之力。

这一切，座位上的卫老师都看在眼里。她也憋得满脸通红。她后悔昨天向舒九成传达了那些话。她扯下纱巾，在手里使劲捏着，又在两手间胡乱缠绞着，她几次站起身，又立刻坐下。舒九成跑到跟前，她想拼力朝他喊：“舒九成！冲过去！忘掉一切！不顾一切！冲过去！”但是，她没有喊出来，说不清是什么原因，是为了什么，这些话被牢牢地关在嗓子下面。

赛场里人声鼎沸，运动员快跑到终点了。看见拉起彩带的终点线，舒九成的眼睛又一下子亮了！看前面几步的文开已经开始冲刺，他头一扬，抖擞精神，迈开大步，飞奔！

他的心里快活极了！

他的身姿优美极了！

场里场外，欢呼声震耳欲聋。河西中学的师生见他们的健儿就要冲过文开，取得最后的胜利，齐刷刷地都站了起来，拼命地欢呼呐喊。

台上的樊校长坐不住了，他迎着舒九成，用不安的、焦躁的甚至愠怒的眼神，提醒他，制止他，甚至是警告他！他觉得这还不够，又从一旁抓过话筒，似乎是对南面的师生喊道：“河西中学的同学，要服从命令听指挥！要遵守纪律！遵守纪律！”

舒九成明白校长的话。他感到眼前一黑，脑子里一阵晕眩，差点儿一个踉跄跌倒。一时间，他竟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，只是机械地迈动双腿跑；场上的喊声，他也听不清，

只是耳边呼呼轰轰犹如置身于风吼潮涌的海边；就连前面两三步的文开，他也看不清楚了，他觉得那分明是公路边的标志牌，而文开背心上的号码也幻化成了两行字：不许超越！不许超越！

舒九成昏昏沉沉跑到终点，慢文开两步。

他再也忍受不了了！

他不是忍受不了文家镇中学师生们那发狂的欢呼，也不是忍受不了自己学校老师同学们的失望；他是再也忍受不了心里的憋气，和这脚镣手铐一般的牵制！

他冲过终点线后，没有停止，没有减速，反而加快了速度。他继续跑，旁若无人。他冲出跑道。他冲出运动场大门。

他冲上公路。公路宽阔平坦，他觉得这儿才是他的运动场。他似乎看见公路上画出了一条条跑道。

他舒展双臂，放开双腿，没命地向前飞奔。他的双臂如桨，他的脚下生风。如果他有一头长发，那么就会像狂奔的狮子那满头的鬃毛一样，向后飘曳成一团箭簇；如果空气能在飞速的摩擦中发出电光，那么他的肋下就会有两片耀眼的蓝色光扇，翅膀似的让他展翼飞腾。

他在公路上飞奔。

他在大桥上飞奔。

他跑出了今天的最高速度，跑出了未曾有过的最高速度。

他跑向河滩。他一头扑倒在河岸那柔细松软的沙滩上。

他满身是汗。他大张着嘴喘气。他的鼻翼，他的胸膛，鼓风机似的剧烈地起伏着。他感到痛快，透身的透心的痛快。但是，他又想痛哭一场，委屈地、伤心地、怨愤地痛哭一场。

他长时间地在春阳照耀的河滩上俯卧着，脸枕在屈抱的双肘上，两腿大幅度地伸张开，于是，他的整个身子摆布出一个字来。

运动会已经接近尾声。正在进行拔河比赛。场内欢呼的热浪迭起。

文修恩在台上端坐如仪，拔河的紧张热烈场面好像一点都未能感染他，刚才三千公尺长跑，他儿子夺得了冠军，樊校长特地起立跟他握手道贺，他也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。这是他得胜时的矜持，还是习惯于在高兴时含而不露？

直到宣告“运动会胜利结束”，文修恩的情绪也未复归于热烈。跟樊校长、归老师握别时，他脸上漾起的笑，也很薄。

舒九成的憋闷和愤懑，不多日子也就平复了。他仍然在公路上河滩上苦练他喜爱的长跑，只有在体育课和上操时，才到学校的运动场去。

学校的运动场，仍然只有铺板壁立的一对篮球架。

仍然时有猪狗前来拱食和便溺。

仍然像个秃顶的老人头。

别了，薪桥

行程八百里，鲁洛来到一个偏僻山村。

最后一段山路好难走。推着车，有时还得扛着。现在终于到了薪桥边，看得见姑妈家的房子了。他这才歇下来，想落落汗，淡化一下仆仆风尘，以便走进姑妈家门，不显劳顿，有点英姿。

这姑妈并不是父亲的胞姐。鲁洛听爷爷说起过，好像是同一个曾祖父的。两家城乡阻隔，又加山遥水远，本来少有往来；偏是鲁洛生逢十年动乱，省城里武斗频繁，于是父母送他到这山村来安度童年。姑父姑妈待他如同亲生，只比他大两岁的表姐，尽管也还是孩童，却很懂事，亲姐姐般哄他，带他玩。

山村有他童年的梦。回城上学后，寒暑假他让大人陪着来玩过几回。而这一次，他要自己来，而且要骑车来。

爸爸妈妈在国外工作，爷爷奶奶虽然年近古稀，却很开通，支持他这次山村之行。

二

两年没来，山还是这样青，水还是这样绿，山溪的轻吟浅唱还是这样悦耳。就连薪桥中间独一无二的桥墩下，这浅浅的漩涡也还是原来样子，有如姑娘家脸上酒窝儿，漾起一个，又漾起一个。溪水在笑。

童年时候，鲁洛不知来这薪桥几多回，当然都是表姐领着。有一回，不小心掉到河里，浑身上下湿透，立刻哭了。

“别哭别哭。别叫爹妈听见！”

“哇——！”

“要哭也小点声！爹妈听见姐姐要挨打。”

“呜呜呜。”

表姐把他的衣服脱下来，在河水里淘了淘，拧干晒到草地上。回来见他赤条条坐在石头上面，还哭着，但已经不“呜呜”了，抽抽搭搭的。

表姐于是搂住他，还一下一下摇着：“别哭了，过去了。看，河水都在笑你呢。河水老在笑，长得又俊，一笑一个酒窝儿。”

“笑我什么呐？”

“笑你路都走不稳，骨碌骨碌滚下河，笨死啦，笨死啦。”

“还笑我什么呐？”

“笑你都五岁多啦，还赖着要姐姐哄，羞死啦，羞死